

《許你一個溫柔世界》

「.....然後啊，我跟前輩請教關於犯罪側寫的技巧，結果你知道嗎？他就塞了一疊書給我，還說什麼『看這些書就會了，很簡單的』，什麼話，天才就了不起嗎？」

臉色紅的像熟透的番茄、身體歪斜地僅仰賴托在下巴的手維持平衡、幾乎不經思考的情緒性的發言，這女孩十成十是喝醉了，許墨心想。

「我也不想拿自己是新人來當什麼都做不好的藉口，但是，在學校的訓練我也沒有馬虎，無論是多麼嚴苛的試煉，我也從不喊苦的咬牙撐過了，教官說的話我到現在也還倒背如流。可是畢業後踏入真正的戰場後怎麼就什麼都不會了呢，覺得自己很沒用。」

「教官」？啊，這女孩的職業是警察嗎，看對方這麼不諳世事的模樣，還以為只是單純的菜鳥上班族。畢竟，女性獨自一人來到酒吧，還喝得爛醉，怎麼看都是有欠思量。

許墨無心繼續被半強迫地聽女孩的個人私事，無論對方是否清醒，這樣的行為在他的觀念裡都是非常失禮的，但想讓醉酒的人住嘴安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沒人能抵禦酒精在體內發效後掀起的狂瀾。至少，在許墨擔任調酒師的五年生涯裡，還未見過大醉一場之後還能保有理智的人。

許墨開始後悔自己不該答應女孩的點單，調那麼烈的雞尾酒給她喝。

「.....我是不是，不適合——」尾音漸弱的女孩最終趴在吧台上陷入酣睡，在睡夢中也緊鎖的眉頭，顯示出對方為了目前職業選擇而產生的挫折，反覆痛苦、煩惱，並掙扎著。

「小姐？這位小姐？」許墨伸手晃了晃女孩的肩，但不意外地沒有收到任何答覆，他抬頭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鐘，八點半，酒吧是隨著夜深愈熱鬧的店家，放任對方睡在這裡，難保不會出現有心人對她下手。

但其實，當時許墨是可以選擇不去理會對方的，他與女孩非親非故，沒有必要為了一個陌生人擔上無謂的風險與責任。

只是，映在許墨眼中的女孩，擁有的色彩絢爛的宛若日月星河，讓他忍不住多留心了兩眼。

就是這兩眼，讓他再也無法從女孩身上移開目光。

※

「給您添麻煩了，真的非常抱歉！」

許墨看著穿著打扮與昨日無異的女孩，在相同的時間點造訪酒吧，呈現九十度的彎腰歉姿彷彿自己像是犯了什麼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似的，誇張的反應讓許墨忍不住笑了出來。

「我可是在誠心誠意的道歉欸，有那麼好笑嗎？」

「抱歉，覺得你表達歉意的方式實在直率的太過可愛，一時沒忍住。」

在那之後，女孩——悠然便經常造訪酒吧。

「悠然小姐，也許這麼說你可能會覺得我太多管閒事，但如果可以的話，往後還是不要來這種地方比較好。」許墨一面擦拭高角玻璃杯，一面向對方提醒。

「為什麼？」

聽到這句疑問，許墨差點沒失手將玻璃杯摔碎，「再怎麼說，你都是名女性。女孩子隻身來到酒吧，是件風險性相當高的事情。」

許墨沒有說出口的是，在悠然多次造訪酒吧裡，有好幾次他都看見不懷好意的人，試圖以搭訕攀談的方式引走她的注意力，藉機在酒裡加料的事。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我都沒遇過這樣的事啊。」悠然笑嘻嘻地答道。

.....他究竟該拿這個毫無戒心的警察小姐怎麼辦呢，許墨無奈地在心底嘆了口氣，雖然以這樣的標準去衡量似乎有些失禮了，但他仍有些擔心在保護這個城市以及市民前，眼前的女孩會不會哪天自己先被有心人士給利用甚至拐走了。

「我不想以外貌或第一印象，先入為主的斷定一個人的好壞。」悠然凝著酒杯裡被燈光映得透亮的酒液，黑曜石般的雙眸鍍上許墨未曾見過的認真神色，有些陌生、有些疏離，「人有很多面相，從單一角度來解讀一個人，未免太過傲慢。」

「而且，我相信你。」

※

凝著女孩熟睡的面容，許墨輕輕嘆了口氣。

這已經是悠然不曉得第幾次醉倒在他店裡，明明知道這樣不可以，但許墨仍舊一次又一次的讓女孩留宿在他二樓的家中。

他其實有很多次的機會可以詢問悠然的住處，或者至少探聽她工作的地點也好，但許墨沒有這麼做。

「你難道未曾想過，危險可能來自於我嗎？」

骨節分明的蔥白手指撫過女孩因酒意而微微泛紅的面頰，細碎的瀏海掩去許墨眼底翻騰的情緒，徒留月光灑落的影壟罩在悠然身畔，「你對人太沒有警戒心了。」

※

「Ares，聽說最近有條子頻繁出入你的店裡，沒問題吧？」

「你這是在質疑我的能力嗎？」

冰冷而生硬的語氣是許墨未曾表露在悠然面前的樣貌，開立在熱鬧大街上的酒吧也僅是表象，其實背地裡是進行毒品買賣交易的中繼站。

「那計畫——」「順利進行中，倒是你這樣持續跟我聯繫，會增加我這裡被監聽的風險，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切斷通話，他的表情又換回了「許墨」，投射在床榻上女孩的視線，柔軟的很難讓人將他跟方才冷酷的印象聯想在一起。

「我終究，無法擁有擁抱『色彩』的資格。」

許墨由於基因先天上的缺陷，無法和常人一樣識別顏色，從他眼裡看出去的世界，非黑即白。

直到遇見了眼前的女孩，他的世界為之顛覆傾倒。

她的眼瞳，是他見過最漂亮、最溫潤的「黑」，盈滿笑意的時候就像寶石，不，像星星一樣閃閃發光。

櫻色唇瓣勾起的微笑，像是能融化冬雪，在她的笑顏中，許墨看見了春櫻爛漫究竟會是多麼美好的景色。

但可惜，許墨註定無法與悠然並肩走在陽光下。

※

「全員都集合了嗎？」

署內緊繃的氛圍令悠然挺直了背脊，看前輩異常謹慎的表情，大概是發生了很不得了緊急案件，今天大概又要加班了，已經有好一陣子沒辦法去許墨的店了——不對，現在不是分神想這些事情的時候，悠然甩了甩頭，將雜念驅逐腦袋。

「各位應該或多或少都有聽過『BS』吧？」

BS？悠然搜索著記憶，啊，是指Black Swan嗎？那不是目前最大的販毒集團之一嗎？

「誠如你們所知道的，他們是涉及暴力、殺人等重罪的走私販毒集團，總局那邊收到BS近期將在T港進行交易的情報。由於交易地點隸屬我們分署管轄，因此接到協助調查的命令。」

唔哇，才剛分配到這裡沒多久就發生這麼大的事件，真不知道該說幸還是不幸。

「這是截至目前為止的搜查報告資料。大家要特別留意，此次交易BS的核心幹部之一也會出現。」

「真名未知，但組織裡都這樣稱呼他——」

「Ares。」

看著資料上的名字與照片，悠然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氣。

許墨！？

※

突破層層阻礙來到廢棄鐵工廠的悠然，黑色槍口正對準了挾持搭檔的BS「幹部」。

她絞盡腦汁思考著，自己究竟是踏錯哪一步，才會讓事態演變至此。

又或者，無關乎她的行動對錯，對方早在一開始就計劃性地要接近她了。

不，不對，「往後還是不要來這種地方比較好，女孩子隻身來到酒吧，是件風險性相當高的事情」，如果許墨真的對她別有居心，應該會想趁她落單時拉近關係，怎麼可能說出近似劃出界線的拒絕話語？

還是說，對她的那些善意與溫柔，全都只是演戲，都只是謊言？

「.....這是在開玩笑吧？那麼溫柔的許墨怎麼可能——」「『從單一角度來解讀一個人，未免太過傲慢』，我記得這句話是悠然小姐自己說的。」

自己曾說過的話，如今像迴力鏢一樣飛回自己身上，悠然只得抿緊唇承受這番遲來的痛苦。

「你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自己所言的傲慢之人呢。」

「可惡，給我放開前輩！」

從牙縫中拼命擠出來的話，連語尾都在強烈顫抖，悠然這才意識到眼前的事實所造成的打擊，究竟讓她產生多大的動搖。

啊啊，都說在犯人面前曝露自身情感是萬不可犯下的致命錯誤，她這下可是連握著槍的手都在發顫，先不論她的槍法好壞，連目標都無法確實瞄準，就不用妄想能對敵人造成什麼威脅了。

這場僵持戰才剛揭開序幕，自己就被判定落敗了。

「如果不是對自己的槍法擁有百分之百的自信，建議你還是不要隨意開槍比較好喔，悠然小姐。」許墨無聲收緊緊箍著人質脖頸的手臂，將對準人質太陽穴的槍默默上了膛。

「相信你應該不會想看到夥伴腦袋開花、腦漿四溢的殘忍場景吧。」

「悠……然……咳，不要管我了，快開槍！」

「前輩！」

「原來如此，為了確實將我逮捕歸案，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是這個意思吧？你有一個責任感十分強烈的前輩呢，悠然小姐。」許墨的聲線仍如悠然初見時那般沉穩柔和，彷彿現在討論著的並非攸關一個人性命的危急情事，而是調酒的點單似的。

「那麼，對於這位勇氣可嘉的前輩，」只見許墨鬆開箱制住對方行動的手，一把將人推倒在地，「我也得確實做出回應才行呢。」

「許墨，你想做什——！」

突如其來的槍響震耳欲聾，將悠然的腦袋炸成一片空白。

「啊啊啊啊啊——！」

前輩痛苦的嘶吼、地面蜿蜒的血跡讓她再也顧不得必須緊盯嫌犯一舉一動的守則，放下槍就要往對方奔去。

「前——唔！」破風而去的子彈擦過她的肩頭，悠然明白對方是故意射偏的。

「我可沒有允許你接近他。」

低沉的冷聲攫住了她的心，陌生的語氣連帶將悠然的眼瞳也一併凝結。

眼前換上冷酷表情的許墨早已不是她所熟知的許墨，而是隸屬涉及暴力、殺人等，走私販毒集團一員的「犯罪者」。

還只是菜鳥的她光是要做到不扯其他夥伴後腿就已拚盡全力，然而她不但對犯罪者產生私情，甚至害前輩受到如此重傷。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要加入那種組織，為什麼要和他們同流合汙！？」激動的感受不到肩傷疼痛的悠然再次舉起槍，這回，她的眼底不再猶豫，取而代之的是自責、憤怒，與更多的覺悟。

一定要確實抓到眼前名為Ares的犯人，並給BS組織一記痛擊的覺悟。

「同流合汙，是嗎。」許墨輕輕地笑了，微彎的嘴角不帶一絲溫度，「身為正義的夥伴，對悠然小姐來說，我們這些遁於黑暗而活的人，毫無疑問都是惡的一方吧。」

「對無辜的第三者施加暴力，甚至殘忍的殺害；利用毒品去誘騙那些不諳世事的未成年者，使其成癮並加以控制，最後在那些『棋子』毫無用處時一腳踢開……以上種種，難道還不算惡嗎？」悠然氣憤地喊。

「第一，那些被暴力相待的人都是在知曉我們的『規則』下，自願來貸款，最終落得那樣的下場只能說是咎由自取；再者，關於未成年者『不諳世事』這點，你認為他們真的什麼都不懂嗎？」

許墨如夜般深沉的眼泛著冷光，輕挑而起的笑意都是對悠然所言的不以為然，「抱著嘗鮮的心態接近我們的學子可是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說占了大部分。」

一步一步道破悠然話中盲點的他，像個教導學生的老師般極有耐心地繼續解釋：「至於你剛才所說的『加以控制』，我想是有些言過其實了，『我什麼都願意做，求求你再給我一點』，先對我們提出要求和交涉的可都是那些孩子們。」

「你——！」

雖然不想承認，但悠然十分清楚對方所言句句屬實，心底千頭萬緒因此無法順利成句，無法找出有力反駁字詞的她只能選擇沉默。

「到頭來，我們也不過是像一般商人那樣，提供『產品』給有需要的人罷了。」

「不對！那樣的舉止怎麼可以說只是單純的商人！有多少條人命因你們而犧牲，又有多少家庭因你們而破碎！」

她想起那些牽扯上Black Swan並紀錄於案件報告書中的受害者，遺屬們失去至親的椎心之痛，就是透過文字也能感知一二。

退個一萬步來說，即使受害者們是自願接觸組織，那麼，明知自己一切所為皆是非法卻仍選擇為之的成員們，比起那些擁有種種困難而不得不選擇險路的受害者，還要可惡一百萬倍！

「你們應該有過無數次選擇以正確的方法幫助他人的機會，最後卻將那些本該能行走於正道的人們拉向不歸路！」

「正道啊……」許墨望著那明顯動搖，卻不肯離開自己的槍口，鴉黑色的雙眸閃過狡黠微芒，「你確定你所行走的，真的是所謂的『正道』嗎？」

「什麼？」

「什麼樣的道路、又是什麼樣的信念才是正確的？而行走在正道上的正義使者裡，就不存在叛徒嗎？」

啊啊，她舉著槍的手搖晃得更劇烈了，再多動搖她一點的話，也許——

「和我們進行交易的，可不乏警界高層。不然，你以為為什麼我們每次都能那麼精準的預料到警方的動向？」

這種事情她怎麼可能不知道。正義使者充其量也只是普通人，而世上沒有完全的善人或惡人，有的，都只是人在一念之間所造就的結果。

就像她選擇相信許墨，才會讓事態演變到如此危急的地步。

但她不會一錯再錯。

「即使如此，」悠然調整著呼吸，試著讓自己的聲音更有力，「就算正義是脆弱到隨時都有可能因為外界因素而變質，我依舊不會放棄走這條路。」

她筆直地望進許墨幽深如潭的眼，一字一句地道：「將那些零碎的希望拼成人們幸福的未來，就是我所堅持的正義！」

「真可惜，還以為如果是悠然小姐的話，一定可以理解我的。」

二人同時將槍上膛，扣下板機。

以些微之差響起的兩道槍響為信號，抵達鐵工廠的支援警力也在同時間進行攻堅。

※

「……然後啊，事件順利解決後，前輩那個魔鬼居然不到一個禮拜就出院了，明明受那麼重的傷。」

「小姐的前輩聽起來，似乎是相當厲害的人物呢。」

「嗯！前輩他是很優秀的前輩！只是……」

「只是？」

酒吧的燈光朦朦朧朧，那人藏在軍帽下的墨色雙眼也暈染成一片暖色，不曉得是酒精開始在體內發酵使然，抑或是週遭光線與氛圍讓她的心理產生似曾相識的錯覺，又或者是對方說話的語氣溫潤柔和的如出一轍，悠然總覺得今晚陪著她的男人有那麼一點點的像自己試圖遺忘的「那個人」。

那個背叛了她的信任，看似溫柔、實則冷酷的男人。

「只是，前輩實在太狠了！我才剛經歷那麼慘烈的現場，不給我幾天喘息的時間就算了，一回到工作崗位就立刻丟了好幾疊文書處理的業務給我！明明就是他該負責的部分，還說什麼『新人就該多磨練』，開什麼玩笑！」

「這位前輩似乎也相當嚴厲呢，真是辛苦你了。」男人溫柔的話語落在耳邊，輕輕揉亂她頭髮的掌心溫度，也跟那個人好像。

「呵呵，先生你人真的很好呢，好到我都覺得你有點像一個人。」逐漸被酒精侵蝕的理智再也無法壓抑她極力不去回想的面容，悠然忽地鼻頭一酸，「許、墨，我真的……你……」

「小姐？小姐？」男人輕輕搖晃靠在自己懷裡、發出均勻呼吸聲的女孩。

「悠然小姐，獨自一個人來酒吧可是很危險的。」對方未盡的話語像羽毛撓過心尖，在許墨心湖漾開陣陣漣漪。

他悠悠地嘆了口氣，脫下外套覆在對方身上。

「不知危險為何物的警察小姐，我還是得好好看緊了才行呢。」

※

悠然使勁地揉著因宿醉而隱隱作痛的腦袋，然凝滯的思考卻無法讓她明瞭眼前宛如翻天覆地般的情況變化。

「跟各位介紹一下，這是今天要轉調到我們分署的許墨。」

許墨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各位好，我是許墨。往後還請你們多指教。」

許墨跟她一樣是警察？那她那天在鐵工廠看到的許墨又是？

「咦！？原來許墨你是在臥底進行搜查嗎？」前輩甚至是知情者，還配合對方演出被挾戲碼！？

「嗯。畢竟BS組織實在太棘手，且牽扯到各方勢力，無論明的暗的搜查都無法獲得有利線索，最後的方法自然就只剩潛入組織了。」

這話說得可真輕巧，悠然忍不住腹誹，「既然這樣你至少也該跟我——」

至少，也提前跟我說啊。

想起那天在鐵工廠的對峙，悠然的心又隱隱作痛了起來。

「悠然小姐？」

「許墨，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你呢？」

她望著那對始終沉穩而冷靜的雙眼，覺得自己或許根本從未好好認識過「許墨」這個人。

擔任調酒師，專注而認真的調製每一杯酒，在她又喝醉的時候悉心照顧她的許墨。

冷酷無情，說話毫不留情的許墨。

無論是哪一個他，都能輕易挑動悠然最敏感的神經，她甚至暗自猜想著，這樣的重逢會不會又是對方的一場算計。

「你覺得呢？」沒有正面回答她問題的許墨，只給了她曖昧不明的輕淺笑容，「但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

「什麼？」悠然下意識反問。

像是早已看透對方的想法，許墨伸手揉了揉悠然的腦袋，「對你，我從來沒用上算計。」

不如說，你是我無法算計、最無法掌控的不確定性因素。因為你，我可是差點就要放棄臥底的身分了，許墨在心底苦笑。

在長達五年的臥底生活裡，你是我即將失去自我前，遇見的溫柔世界。